

光阴里的母亲

□陈明

“囡，你几时有空啊？陪我去买鞋吧。”母亲略带犹豫的一句话让低头看手机的我回过神来，“妈，你早说要买鞋，这都好几个礼拜了还没买啊？”“不行，我挑不下来。”话里话外似乎含有几丝委屈、几许无奈，这情境顿时让我略感心酸。

第二天，陪母亲买鞋。受疫情影响，超市里人不多。货架上一排排摆放的各种款式的女鞋让母亲有些无所适从，估计这也是她自己来了以后无从下手的原因。问明白了主要是下雨天穿，考虑到防滑性和舒适度，我快速定位到一双价格适中的运动休闲款鞋子。母亲先翻看价码牌，嘴里念叨“太贵”，眼睛不住往价格便宜的地方瞟。我让她坐下来试穿，然后站起来走走看看是否合适。接下来，母亲进入一系列的比对、试穿、犹豫过程，我则不断强调质量、材料和耐用性，在我开始不耐烦地发出抱怨的时候，母亲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一方案。日后再想起这一幕，我不禁开始反思，如果彼时母亲换成甲方，我的态度是不是会更谦和，说辞更委婉，笑容更持久些呢？过后细忖，曾几何时，母亲和我们子女的角色定位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
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在外地当老师，偶尔会在假期大包小包地赶回家，那是我开心的时光。我喜欢进进出出跟着她，像个黏人的小尾巴，看她忙忙碌碌做家务的样子。母亲多么利索能干，洗衣服、晒被子，一大桶床单被套在木盆里被踩得满是肥皂泡。我搬来小木凳，靠墙根坐着呆呆地看着。母亲有条不紊地干家务，跟外婆说着话，偶尔回头看着我笑，阳光下的院子里弥漫着朴实而喜悦的味道。

最难得的是跟随母亲外出，若是听说哪一天要去市里买东西，还能带上我，那前一晚肯定是兴奋得辗转睡不着的。一大早醒来，穿上漂亮的小裙子，走很远的机耕路，坐人挤人的公共汽车，进入高楼大厦车来车往的市区，去副食品商店买吃的，在热闹的冷饮店里喝冰镇西米露。母亲什么都知道，去哪儿的路都认得，她仿佛带我走进全世界，我紧紧攥着母亲的手，一路目不暇接，这花花世界何其热闹。

母亲的能干在工作中有目共睹。在学校当老师，带出的几届学生对她念念不忘，学生自己都当爷爷奶奶了，还是每年都会来老师家里亲昵地探望。在工厂做管理，认识的人交口称赞她处事公平能力强，上上下下都认可。母亲操持家里家外，孝顺长辈，照管我们兄妹俩，直到我离开家去上学，经历过心理断乳期，开始逐渐独立。我们长大了，蓦然回首，能干的母亲却变老了。

皱纹和老年斑爬上母亲的面庞，双手苍老瘦削暴露青筋，母亲经常忘事，听力不好，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症，我们不再放心让母亲独自出远门。最令母亲开心的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子从大学放假回来，三代济济一堂共叙天伦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她只是看着我们聊天就很高兴，然后絮絮叨叨地叮嘱要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、保护视力、晚上早点睡别熬夜，不管有没有人在听她。

智能手机在母亲那里可能是个不太友好的角色，数字化社会变化太快，母亲经常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。手机莫名其妙静音了、支付宝里钱太多不安全、没法预约挂号、微信垃圾太多要爆炸了、又找不到某个联系人了，母亲的手机经常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甚至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，解决了、解释了，下回又来了。

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，我无法让时光倒流，也不能阻止母亲老去，我只能衷心祈祷母亲平安健康，每一天都能拥有简单、小小的快乐。



开满蔷薇花的小院

□耿艳菊

一大早，我们的家庭微信群里就开始热闹起来，隔着屏幕，仿佛闻到了蔷薇花的芬芳，感受到小院里宁静柔和的晨光。

自从小院的蔷薇花盛开后，父亲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满院的蔷薇花拍照，然后发到群里给我们这些在外的儿女欣赏。粉红色、桃红色、白色、浅黄色、紫红色，有的盛放成明媚的笑脸，有的温婉静谧，有的活泼调皮，这些美丽的蔷薇花把朴素的小院都照亮了。

真不敢相信这些蔷薇花是父亲种的。父亲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耐心呢？要知道，他曾经是一个急脾气又特别暴躁的人，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很怕他。母亲则温和隐忍，处处都会让着父亲。父亲一发脾气，母亲就沉默，当没听见没看到，继续忙着手中的活。我常常替母亲不平，甚至嫌母亲懦弱。

长大后，自己也成立了家庭才知道，一个家庭要想保持完整和幸福是多么的不易，也同时需要包容和理解。我现在理解了母亲，为了让她的孩子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，在世界上有一个温暖的港湾，她始终以谦卑坚强的姿态活着，像小院子里那棵沉静温柔的老树，一直守护着这个家庭。

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？算起来，好像是我们一个个从他母亲身边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后，昔日热闹的小院只有他们两个人朝夕相对那一刻开始的。弟弟在南方城市安了家，为了让他们过去住，特意买了大房子。

以前，父亲常常美美地畅想他和母亲的晚年生活：等到孩子们都成家了，这家住一段儿，那家住一段儿。现在弟弟多次邀请他们过去，他们则犹犹豫豫的，没有痛快地答应。

这样的大事，竟然一反常例是母亲做了主，她委婉地告诉弟弟，大城市的生活好是好，但她和父亲在老家生活惯了，到

外面不适应，况且他们还要在老家守着我们这个小院，我们想家了，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一碗热饭吃多好呀！我知道他们不去还有一个原因，母亲担忧父亲的脾气，怕给孩子们添麻烦。

东边的田地不种了，母亲闲不住，骑着电动车每天去街上的超市干活。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。刚开始都反对，但想想母亲出去干活，和同事聊聊天，心情开朗些，总比闷在家里强。

母亲去超市工作后，父亲闲在家里，一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他慢慢变得勤快了。他早早起床，为母亲做好早饭，然后送母亲去街上超市上班。下午，他就开始为母亲精心准备丰富的晚饭，然后去街上接母亲下班。从家里到街上也就几里路，现在路面也修得平整宽阔，没必要接送，但父亲却每天坚持接送母亲上班，风雨无阻。有时候他骑车带着母亲，有时候两人一前一后各自骑着车。

和妹妹聊天，说起父亲的变化，他和母亲这一辈子走到人生的晚年才开始真正地恩爱，也让我们作为子女感到由衷的幸福和安慰。母亲多年的隐忍和包容也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现在父亲常和我们说，咱们家的幸福，你们母亲是功臣。

在小院里种蔷薇花，是缘于有一回他们去另一个镇上的亲戚家串门，亲戚的邻居家里正盛开着一院子粉红的蔷薇花，母亲看得入迷，父亲却留了心，回家就到街上向种花的师傅请教如何种植蔷薇花。

就这样，蔷薇花枝一点点爬满了我们红砖的院墙，映照得满院生辉，微风轻轻吹着，到处弥漫着蔷薇花的香。

走在城市的喧嚣热闹里，想到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走多远，父母在老家为我们守护着那个小小的开满蔷薇花的宁静院子，幸福和温暖就会在心间弥漫。即使在失意的时候，人生也不会觉得孤单落寞。